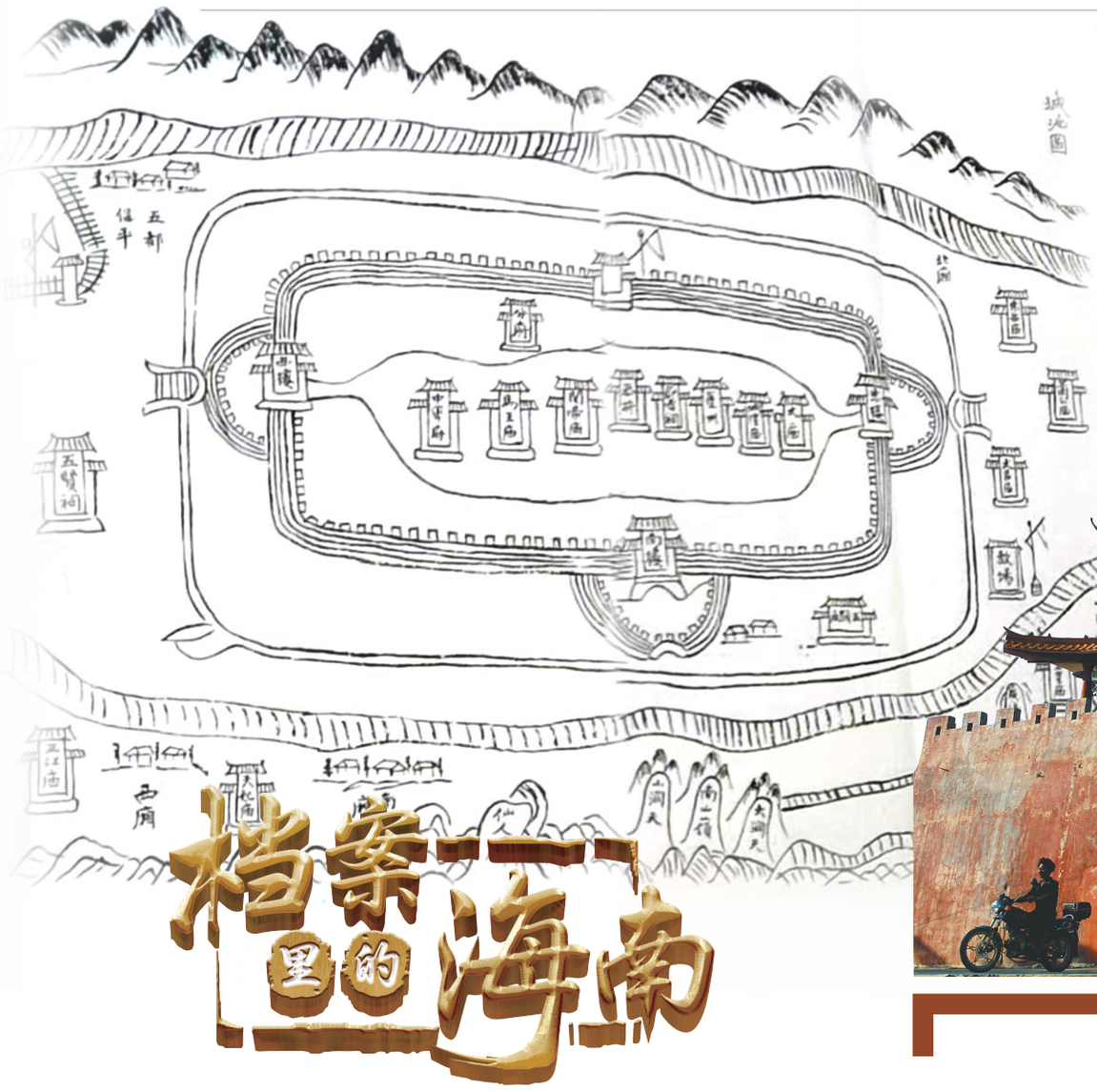


古崖州城池（清康熙《琼州府志》）。三亚市档案馆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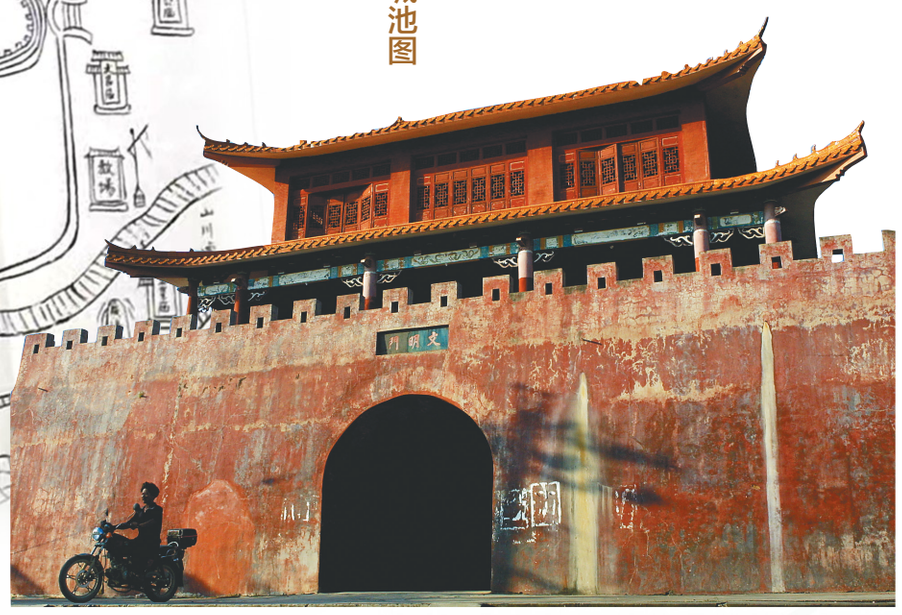
档案里的海南

三亚市档案馆藏

三亚崖州古城清代城池图

本期档案：

以《崖州志》典籍、清代城池图、古城考古勘探资料、修缮工程老照片等系列珍贵官方史料为核心，完整留存崖州古城千年建制沿革、城池营建、人文流变与活化传承的完整历史脉络，是系统解读海南南部千年人文根脉、见证天涯文脉赓续的核心档案资料。



二〇二零年拍摄的崖州古城『文明门』。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杰 摄

“五一”假期，三亚崖州古城，游客络绎不绝。古朴厚重的城门上，“文明门”匾额醒目依旧。穿过门洞，蜿蜒老街徐徐延展，市井烟火袅袅升腾，一砖一瓦藏着岁月故事，一街一巷展示古今交融之美。

从清代城池图，到《崖州志》典籍，再到古城修复时的老照片，一份份档案唤醒沉睡记忆，勾勒出古城千年脉络。循着档案漫步其间，指尖抚过斑驳城砖，读懂的是一座城对文化根脉的坚守与传承。

探访中国最南端的古建——崖州古城

斑驳城砖阅千年文脉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艳玫

南溟锁钥 横跨六百余年的宏大史诗

崖州古城今日之面貌，乃依2016年三亚市政府的仿古修缮所成，城墙高大恢宏，气势非凡。当你真正步入其中，才会发现这座城池所承载的历史厚度，绝非一朝一夕可以阅尽。

翻阅《崖州志》，一条清晰的时空脉络逐渐浮现：三亚崖州已有千余年的建置史，历朝历代均为州郡治所。宋代以前，这里仅是一座“仅以木栅备寇”的隘垒。直至南宋庆元四年（1198年），吉阳军开始构筑砖砌城墙，次年增砌女墙，崖州方始真正成为一座规模可观的城池。

崖州古城的建设与完善，可谓一部横跨六百余年的宏大史诗。据建筑史研究者依据各方史料综合分析，整个工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南宋时期的版筑土城初见雏形；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城池向西、向北大规模扩建，并设护城河；历经清代多次增葺，至道光年间基本定型。当时的古城城墙周边长约2270米，高约8米，东、西、南、北四门分别名曰阳春门、镇海门、文明门和凝秀门，城外护城河环绕有吊桥，城内则设有御敌楼、谯楼、月城等军事构筑物，布局严谨、功能完备。文史专家将这座古城的建筑格局概括为“三通、四漏、七转、八角”——三座门洞供出入，四条暗渠作排水，七转街巷、八角形制，设计之精巧令人叹服。

然而沧海桑田，这座昔日的南溟锁钥，在风雨剥蚀和人为损毁中未能保全。至1920年前后，因道路拓宽，东、西两门被拆；1928年北楼城墙亦遭拆除。一座规模宏大的古城池，几经劫难，幸存的仅有后人所见的“文明门”城台真迹，以及北面一段残缺的城墙。

幸而保护并未缺席。2009年起，崖州古城开展系统性的考古发掘与科学修缮，中山大学考古队先后多次进驻，通过考古勘探逐步找出了宋代城墙遗迹与明清修城的土层。2017年，“文明门”修缮主体工程竣工，重新开放。此后，崖州区又先后出台系列保护规划，投入资金用于历史古迹的修缮加固。如今人们所见的，正是一座在守护中焕新的故城，既有原真的厚重，又不乏活态的生命力。

文风之盛 『蛮荒』殊方与中原血脉相连

信步穿入文明门，沿着斑驳的石板路一路向北，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位居中轴的古建筑群——崖城学宫。这座始建于北宋时期的孔庙，又名崖州州学，是中国最南端的祭祀孔子的庙宇。

青砖红墙掩映在碧树浓荫之下，屋顶的飞檐翘角与雕梁画栋透着典雅的古朴清幽，仿佛千年来沉淀的浓浓书香仍在空气里久久氤氲。徜徉院内，乡贤名宦诸祠分立两侧，处处彰显着“偃武修文”的至高追求。不远处，崖州中心小学的朗朗书声穿墙而来，古今学子仿佛在此刻跨越时空同堂研习，这份文脉相传的感召力令人心底颇为动容。

崖州从来就不缺才俊豪杰。据记载，南宋理宗年间（1256年），崖州走出了第一位进士陈国华，开启了古城的科名荣耀。此后更涌现出明代“岭海巨儒”钟芳等杰出人物，他上承丘濬、下启海瑞，与儿子钟允谦同登进士，成就了“父子进士”的佳话。至清末，林缵统受康有为、梁启超影响，远赴广州万木草堂求学，最终签名参与“公车上书”，成为琼崖唯一参加“戊戌变法”的举人。

崖州文风之盛，同样离不开那些流寓于此的中原文人。自唐代起，由于孤悬海外、交通隔绝，海南历来是官场失意者的流放贬谪之地，而崖州又处在最南端的边缘，据记载，仅唐代就有至少14位宰相先后流贬海南，宋代亦有数位宰相被贬谪至崖州。北宋宰相卢多逊被削爵流放，却在偏远的崖州水南村提笔写下“远客杖藜来往熟，却疑身世在桃源”的闲适佳句，一时传为佳话；

抗金名臣胡铨谪居此处长达八年，铮铮铁骨不改，誓死捍卫民族气节；元代副宰相王仕熙被贬吉阳军，则是第一个将中原“八景”文化引入海南的人，他纵情山水创作出的“崖州旧八景”组诗，被后世誉为海南最早的“清明上河图”。谪宦们的苦难，恰成了儒家中原文明在崖州传播滋长的肥沃土壤，使得一度“蛮荒”的殊方天际，从此与中原大陆的文化命运血脉相连。

历代名贤的足迹与风骨，并未被时光掩埋。在古城内，“崖州历史碑刻展”及冼夫人、黄道婆、鉴真、钟芳等一系列历史文化名人事迹展陈令人目不暇接。黄道婆正是在这里熟练掌握了黎族棉纺织技艺，并将之带回松江乌泥泾，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棉纺织业发展。这些散落在青砖黛瓦间的记忆碎片，犹如点点薪火，照亮着古城生生不灭的文魂。

守古焕新 人文古韵交融市井烟火气

时至今日，崖州古城已不再是单纯供人凭吊怀古的一处沉寂遗址，她正以一种既承古韵又传新声的姿态，融入现代社会的呼吸与脉搏。

近年来，三亚积极践行“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传承”的理念，不仅有步骤地修复了文明门、少司徒牌坊等标志性建筑，还大力推进了骑楼街、盛德堂等历史建筑的外立面修葺与环境整治。

如今的崖州古城，早已不是封闭的陈列馆，而是身边可见、可感的街头日常。晨光微熹时，不少居民在古城墙下、老树下喝椰子水、聊家常。假期里，打柴舞的欢腾、崖州民歌的清亮、军话民谣的悠远，这些原汁原味的非遗展演常常在广场街巷间上演，让古城的每一个角落都升腾起温情浓郁的烟火气。一边感受厚重的人文历史，一边体验热闹的市井百态，这种生活与历史交融的场景让游客体会到崖州古城最与众不同的魅力。

乘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东风，崖州古城更蕴藏着文旅深度融合的巨大潜能。区域交通路网和游客中心等基础配套设施已在加紧优化，古城核心区与崖州湾科技城、南山景区、大小洞天、保平古村等优质资源正在串珠成链，一条条精品文化研学线路初具雏形。不远处，崖州湾科技城灯火明亮，现代科技产业的兴旺之光与古城静谧的岭南月色交相辉映，千年遗韵与时代新潮正在这里弹奏一曲古今交响的壮美乐章。

即将告别古城的傍晚时分，暮色渐染，宁远河面波光粼粼。回首望去，千年古城巍然矗立于天涯一隅，她的砖石或许会斑驳，但刻在墙身每一个缝隙里的华夏文魂，却从未因任何风霜雨雪而断绝——反而在当代人的深情守护中，向着璀璨的未来永续延绵。

崖州古城远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程龙 摄

山野滋味树仔菜

■ 杨江波

树仔菜，学名守宫木，又称篱笆菜、天绿香、五指山树仔菜、五指山野菜、树枸杞，原产于我国与东南亚，是海南五指山、保亭地区常见的一种热带小灌木，在岛上各地农村也有生长。树仔菜得名，是因人们摘其嫩梢为菜，且过去农村常用它围成篱笆，故而又得名“篱笆菜”。

树仔菜树高一米到数米之间，全株光滑无毛，幼枝上部具棱，叶卵状披针形，叶柄短，顶端的嫩梢和嫩叶是主要食用部分。树仔菜植株直立灌木状，根系发达，分蘖能力强，羽状复叶，叶绿色，果实为淡黄色球形葫果。

树仔菜喜温暖湿润气候，耐热不耐寒，在我国主要分布于海南、云南南部、广东、广西、福建等温暖潮湿地区，以人工栽培为主，常见于房前屋后、菜园边角。野生树仔菜通常生于林下及山脚草丛中，耐旱耐湿，但并不多见。

树仔菜在海南有悠久的种植历史，但或因树仔菜只是海南山野寻常可见的小树木，毫不起眼，因此在海南诸多古籍志书中皆未有记录。不过，现代书籍倒是有不少记载，而其药用功能多见于地方性医药文献。《云南中草药》记载：“（树仔菜）性平，味微甘，有清热利尿之功。”《海南岛常用中草药手册》则如此记载：“嫩叶可作蔬菜，有通便、明目之效。”

树仔菜。杨江波 摄

传统上认为，树仔菜性凉，具有清热解毒、利尿通淋、润肠通便等功效。树仔菜的嫩叶富含维生素、矿物质与膳食纤维，是民间传统的药食两用植物。不过，现代研究表明，树仔菜含有一定量的毒素，生食、长期食用或过量食用，都有可能损害呼吸系统与肾功能。因此，树仔菜不可生食，必须通过高温烹饪，并且不要食用过多。

树仔菜生长迅速，扦插极易成活，种植起来十分简单，它适应性强，耐贫瘠、极少发生病虫害，种一次便可连续采摘多年，摘完一茬又长一茬，有些地区的老百姓称之为“天天摘”。过去，海南部分农村老百姓建造房屋时，会在宅基地周围种植树仔菜，让它长成一道绿色的篱笆墙。树仔菜生长迅速，种植后不久就能长成茂密的灌木丛，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防止家禽家畜进入院子。同时，它的枝条坚韧，不易折断，比普通竹篱笆更耐用。最重要的是，这道篱笆墙本身就是一道菜肴，可随时采摘嫩梢食用，一举两得。

树仔菜炒食，味道清香，吃起来清脆可口，是营养丰富的美味佳肴，是具有海南山野特色的绿色食品。

树仔菜的吃法多样，最常见的是清炒和做汤。海南人最喜欢的做法是蒜蓉猪油炒树仔菜：将树仔菜洗净，捋去老梗，只留嫩尖，用猪油热锅，放入拍碎的大蒜爆香，再倒入树仔菜大火快炒，加盐调味即可出锅。这道菜保留了树仔菜的脆嫩清香，入口爽脆，无筋无渣，齿颊生香。

另一种经典做法是树仔菜鱼汤，将树仔菜与新鲜河鱼同煮，鱼汤的鲜甜与树仔菜的清香相融，风味格外诱人。此外，树仔菜还可焯水后凉拌，淋上香油、酱油，清热解暑；也可和鸡蛋同炒，蛋香与菜香相得益彰，有一股清新味道。

随着时代发展，树仔菜的用途也悄然改变。树仔菜旧时既可充当庭院篱笆，也是农家日常自食的野菜，如今已转变为海南特色农产品，以清新山野无污染的特色，登上大雅之堂。

看海南